



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 简·奥斯汀◎著

苏丹◎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 简·奥斯汀◎著
苏丹◎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曼斯菲尔德庄园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苏丹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简·奥斯汀全集)

ISBN 978-7-5613-4908-3

I. 曼… II. ①奥…②苏…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6446号

图书代号: SK9N1002

曼斯菲尔德庄园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开言神韵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龙兴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15千字

印 张: 12.375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13-4908-3

定 价: 153.80元 (全六册) (本册 28.80元)

译者感悟

在翻译简·奥斯汀的书之前，我也曾问过自己：是否能够进入作者的思想，真正体会她当年伏案写作的心情？毕竟作者一生生活在英国的乡间，不曾有过浮华灿烂的生活，甚至家境拮据，成日围绕着看似枯燥无趣的琐事度日。

只是随着一天天阅读，一日日深入，我慢慢为她的思想所感动。她是坚持信念的女子，从不屈从于为现实生活的困难。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代表偏执乖戾、缺乏教养。巧的是，在我翻译的几部奥斯汀小说里，女主角都是外表温顺柔弱的“便利贴女孩”，如《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范妮和《劝导》的安妮，她们看似柔弱可欺；而实际上无论周围的人怎样变化，她们从未摒弃过心中对美好的向往、对真诚的坚持，最终获得了真挚的爱情、幸福的家庭和众人的爱戴。

反观当下社会，由于竞争的激烈，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简单粗暴，温情渐渐远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前商品社会时的从容不迫，变得浮躁不安、急于求成，只想一步登天。而追求“男女平等”的现代女性似乎也越来越偏离了“平等”的初衷，舍弃了传统的温柔良善，为了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变得越来越尖锐刻薄。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在不断满足物欲的同时，物欲也在不断提升。人们获得的越多，反而变得越来越贪婪。我常常在想，如果让我捧着奥斯汀的小说

对号入座，我会是谁？是《傲慢与偏见》中的夏洛特，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克劳福德，还是《劝导》中安妮的姐妹？奥斯汀的女主人公总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脱俗，无论出身背景、社会地位如何为人所轻视，她们总是赢得身边人的一致称赞。她们不重物欲，坚持精神的纯净和满足，反而更容易得到快乐和幸福。

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张利益交织的大网，生活在这样的网络里，我们难免为了自己的利益权衡，而忘记了最初的那份真诚和理想。奥斯汀的小说常常让我惊醒，让我检视自身。翻译已经结束，没有结束的是作者对我深深的影响。我不愿再随波逐流地混着日子，想要重新拾起少年时的勇气和梦想，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我想，所有心怀理想的朋友们在看她这几部作品时，难免会想到曾经就算为了一点小事也要坚持原则不肯妥协的自己吧。

我在此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与执著坚定的奥斯汀作如此深入长期的交流，让我有如此难得的机会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衡量自己的行为。如今奥斯汀的小说已经安放在我的书桌、床头，成为鞭策我时时进步、求真的明灯。

我也希望奥斯汀的小说能够帮助那些对现实生活怨念不断的朋友们，让他们从阅读中得到一些启发，回复平静的心情，以乐观的态度、温和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谢谢！

译者：苏丹

第一章

大约三十年前，亨廷登的玛丽亚·沃德小姐可算是交了好运：她仅凭着七千英镑的嫁妆，就俘获了北安普敦郡曼斯菲尔德庄园托马斯·伯特伦爵士的心，一跃成为准男爵夫人。从此她住进豪华宅邸，每年的进项又丰厚，真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亨廷登的人都说这门亲事攀得好，就连沃德小姐的舅舅也承认，至少得再多三千英镑的嫁妆，她才配得起这样的人家。她嫁得这样好，自己两个亲姐妹也定要跟着沾光。他们家的亲朋好友中觉得沃德小姐和弗朗西斯小姐跟玛丽亚小姐一样漂亮的，都毫不犹豫地断言，她们两个也同样会嫁到如此好的人家里。但是这世上有钱的男人却远没有配得起他们的女人那样多。因此，沃德小姐在家又待了六七年光景之后，只得下嫁给她妹夫的朋友诺里斯——一位几乎没什么财产的牧师。而弗朗西斯小姐的婚事就更不成个样子。说老实话，沃德小姐的婚事还不算太糟糕，托马斯爵士欣然让他这位朋友在曼斯菲尔德任职，因而有近一千英镑俸禄，从此诺里斯夫妇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弗朗西斯小姐的婚事，用老话儿来说，就是让她家里人大大的失望深深的懊恼，她居然嫁给一个“三无”海军陆战队中尉：没有学历、没有财产、没有门第。她真是找了个再差也没有的人当丈夫。托马斯爵士出于自尊心和道义，也出于一贯为善的愿望，同时也希望他的亲友能够过得体面些，因此很愿意为伯特伦夫人的妹妹尽些心力。可是这位连襟的行业他谁也托不上。还没等到他想出个好法子来，那姐妹两个却又来了个彻底决裂。这也是双方行为的必然结果，而且草率的婚

事都几乎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为了不听家里人无用的劝导，普莱斯太太在结婚之前从未给家里人写信提及此事。伯特伦夫人是个相当沉静的女人，为人非常随和，性情非常慵懒，只觉得不再去理睬妹妹，不再去想这事儿，便也不再烦恼。但是诺里斯太太却是个行动派，不肯就这样作罢，便给范妮写了封长信，怒斥她行为之愚蠢，并以此种行为可能招致的恶果来威胁她。普莱斯太太接到信后，自然是又伤心又生气，并回信将两个姐姐一通痛骂，还很是影射了一番托马斯爵士的虚荣。诺里斯太太看了这样的回信，自然也不肯自己闷在心里，因此他们两家与普莱斯太太家多年都没有来往。

他们的寓所相隔甚远，各自来往的圈子也很大不同；因而在此后的十一年间，双方几乎连彼此是死是活的消息都几乎无从得知。因此，至少托马斯爵士是很惊奇，诺里斯太太总能隔一段时间就恼怒的告诉他们，普莱斯太太又养下了一个孩子。但十一年后，普莱斯太太再也不能持着先前的自尊和怨恨，忍受失去这门可以对她施以援手的亲戚。孩子是一个接一个地来，丈夫在服役时受伤残疾，对朋友仍是美酒相待，而收入又是那样微薄，这一切使得她急切地想与先前轻易丢弃的亲朋好友们恢复情谊。她给伯特伦夫人写了一封信，言辞间充满悔恨和凄凉，说她有一大群儿女要养，却又家徒四壁，只能与他们重修旧好。她说第九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家中又是一贫如洗，恳求他们当这孩子的教父教母并帮助抚养。她还不加掩饰地写道，她是如何需要他们帮助现有的这八个孩子。她的老大是个十岁的男孩儿，既好看又英勇，一心要出去闯荡，而她又有什么能力呢？托马斯爵士在西印度群岛上拥有财产，他能不能在那里派得上用场呢？让他干什么都可以，或者托马斯爵士觉得伍里奇陆军军官学校怎样？怎么样才能把男孩子送到东方去？

这封信很有效果，他们重归于好。托马斯爵士对她表示关心，帮她想法子，伯特伦夫人给她寄去钱财和婴儿用的衣物，诺里斯夫人也给她写信。

这些只是那封信产生的即时效果。之后不到一年，普莱斯太太得到了更实惠的好处。诺里斯太太常常对别人说，她是无法不去惦记她那个穷妹妹和她那一家子人的，而且虽然他们已经帮了大忙，可她还想多尽些力。最终她表示，要从那一大群孩子中挑出一个来抚养，让可怜的普莱斯太太可以减少些负担。“她的大女儿现在九岁，需要的关心她妈妈肯定给不了，如果我们来照管她，你看怎么样？多照管个孩子自然是少不了要添些麻烦和开销，可这是为了行善，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了。”伯特伦夫人立即对姐姐的提议表示赞同。“我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她说，“这就把孩子接来吧。”

托马斯爵士却没有这么快就附和这个决定。他一直为之踌躇，始终下不了决心，因为这可不是个小事儿。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女孩儿，必得要锦衣玉食地养着，否则让她离开生身父母，那就不是善举而是残忍。他想到自己的四个孩子，想到那两个儿子，想到将来表兄妹会相恋等等，但是不等他把自己的反对意见慎重地说完，诺里斯太太就打断他，把他那些说出了口的和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意见全给反驳了。

“我亲爱的托马斯爵士，你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也很欣赏你的慷慨和周全，这正是你一贯的行事风格。大体上说，我完全赞同你的想法，领养一个孩子就得要养好。我可以保证，在这个事情上，我是绝对不会不尽我的全力。我自己没有孩子，在我能尽上心的事儿上，我不对自己妹妹的孩子尽心，还能对谁尽力呢？我知道诺里斯太太是有些太……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话不多也不爱显摆。我们可不能因为一些小事，就吓得不敢做大好事儿。让这姑娘受教育，然后适当地引入社交圈子，十有八九她是能找到个好归宿，也不再要别人来负担她。托马斯爵士，我可得说说，我们的外甥女儿，至少是你的外甥女，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是不会没有些长处的。我敢说她会像府上两位小姐一样楚楚动人，这是肯定不会。可是有这么个有利的环境，我们将她引入本地的社交圈子，她怎么也能有个满意的婚事。你在担心你自己的儿子，可是

难道你不晓得，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就跟亲兄妹一样，你担心的事情就正是最最不可能发生的呐。这从道德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我是从没见过听说过这样的事。事实上，这也是预防这种事情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如果七年后她出落得很漂亮，又第一次与汤姆和埃蒙德见面，我敢说那肯定很糟糕。你想，她从小受那么多苦，家庭贫困，又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还一直跟我们离得很远，这都很可能让这两个好心肠的可爱孩子爱上她。但是如果现在就让她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即使她以后长成个大美女，也只会让他们对她有兄妹之爱。”

“你说得很有道理，”托马斯爵士说，“我也并不是凭空找理由来妨碍这个适合双方实际情境的计划。我只是想说这事儿不应该决定得太草率，而应该真正对普莱斯太太确实有利，我们也做得磊落。如果她不能像你们现在所预计的那样有一个体面的婚姻，那我们也必须保证，或者确信我们有义务负担她，让她过着体面的生活。”

“我完全理解你，”诺里斯太太嚷道，“你真是慷慨，又如此善解人意，我保证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分歧的。正如你所知道的，不论我能做什么，我都一直乐意为我所爱的人们尽心尽力。虽然我对这个小姑娘的感情可能不及对你们可爱的孩子的百分之一，但如果我对她照顾不周，我仍然会恨自己。难道她不是我亲妹妹的孩子吗？如果我可以给她一点面包，难道我能够袖手旁观对她不管不问吗？亲爱的托马斯爵士，我有无数的缺点，但我还是有一颗热情的心。就算我家很穷，但我可以省吃俭用，也不能对她那样的小气。所以，如果你不再反对，我明天就给那可怜的妹妹写信，告诉她这个提议。等到一切安排好了，我会自己去把孩子接到曼斯菲尔德，你就不会为此操心了。你知道，我自己麻烦点儿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我会让南妮专程去一趟伦敦，她可以在她堂兄那个马具店里头住，让那孩子去那儿见她。我妹妹他们找辆马车就能把孩子从普茨茅斯送到伦敦，只要托信得过的同路人照顾一下就没问题了。我想，总有声名好的商人太太或朋友什么的要来伦敦吧。”

除了不愿让她们去南妮的堂兄家见面外，托马斯爵士没有再提反对意见。于是他们挑了另外一个更体面花费更高的地方之后，一切安排停当，大家就陶醉在这个慈善计划里了。严格地说，他们内心的满足感并不一样。托马斯爵士下定决心要成为这个姑娘真正的抚养人，一力承担所有的责任；而诺里斯太太却是一点儿也不打算为养这姑娘花上任何一分钱。如果只是跑跑腿、磨磨嘴皮子、出出主意，她那是绝对慈悲的，还没有人知道比她更会教别人大方。但是她爱发号施令，也同样爱钱财；她懂得怎样省自己的钱，也同样懂得怎样花别人的钱。她一直盼着嫁个有钱的丈夫，后来丈夫的收入并不怎么高；因此从一开始，她就觉得必须要省着花钱。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钱上头谨慎，可很快就成了生活习惯；原本为了孩子而省钱，可他们却是一直都能养下孩子。如果诺里斯太太养下孩子，可能她这钱也省不下来。既然省去了养儿育女的花费，她也就攒下了钱来，看着那笔从未花完过的收入年年有所增加，心里自然很是痛快。她一方面有这样的秉性，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妹妹又没有什么真切的感情，所以她最多不过提出这样一个花费颇高的慈善计划，帮着做做安排而已。不过她可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结束这次交谈之后，她在回家的路上还得意地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有善心的姐姐和姨母。

当他们再谈起这件事情时，她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伯特伦夫人平静地问她：“姐姐，这孩子来了是先跟你们住还是先跟我们住？”诺里斯太太回答说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承担任何一点儿费用，托马斯爵士听了着实有些吃惊。他原本以为牧师家里会特别希望有个孩子，他们自己没有孩子，肯定想侄女来了能够承欢膝下，但他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诺里斯太太很遗憾地表示孩子来了不能住在他们家里，至少在当时是不可行的。可怜的诺里斯先生身体状况不佳，家里无法再照顾一个孩子；他可是受不了有个孩子在家里吵闹。如果他的痛风能稍微好些，事情就不同了；她愿意到时把孩子接过去，一点儿也不会觉得不方

便。但是就目前来看，可怜的诺里斯先生占据了她的所有时间，只要一提到这个事情，肯定是会加重他的病情。

“那她跟我们住好了。”伯特伦夫人和气安详地说。过了一会儿，托马斯爵士正色补充道：“是啊，就让她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我们会尽力照顾好她；而她至少也能得到两个好处，一是有跟她年龄相仿的孩子作玩伴，二是能受到正规的教育。”

“正是你说的这样哪，”诺里斯太太嚷道，“这两点可是都顶顶重要的。而对李小姐来说，教三个女孩儿跟教两个女孩儿都一样，基本没什么区别。我真恨不能再多尽些力，可你们看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可不是那种怕麻烦的人，何况我已经让南妮去接她了。这三天她这个管家不在，得给我弄得多不方便啊。妹妹，我想你可以让这孩子住在白色小阁楼里，就是靠近以前育儿室的那间。她住那间屋子是再合适也没有的，又靠近李小姐的屋子，又跟你家两个姑娘离得不远，还跟两个女仆离得近，这样可以让她去给她穿衣打扮，照料她的衣物。我想，你是不会觉得让埃丽丝又照料你那两个女儿又照料她这样挺合适的。实际上，我是看不出你还能找个更适合的地方安置她。”

伯特伦夫人没有反对她的意见。

“我希望她有个好性子，”诺里斯太太继续道，“希望她能明白有这样的亲朋好友她是多么运气。”

“要是她的性情实在不好，”托马斯爵士说，“为了我们那四个孩子，就真不能让她继续在家里住着了。当然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把个孩子想得那样不好。我们很可能会希望她改得更好些，也得做好心理准备：她可能很无知，又没什么高尚的想法，举止也不够优雅。但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和纠正，我深信这些对她的朋友们也不会构成什么大的危害。如果我的女儿比她小，那我是真会认为她一来事情会很不好，但好在她们比她大，她们三个住到一起，我希望对女儿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而对她也只有好处。”

“我也正是这样想的哪，”诺里斯太太嚷道，“今儿早上我还这样跟我丈夫说来着。我跟他讲，只要跟她的表姐们待在一处，这孩子就能受到教育了。就算李小姐什么也不教给她，她表姐身上就有学不尽的好处。”

“但愿她不会来逗我可怜的卷毛狗，”伯特伦夫人说，“我才刚刚让朱莉娅不去逗它。”

“我们还是会遇到些麻烦的，诺里斯太太，”托马斯爵士说，“姑娘们一处慢慢长大，怎么在她们之间划出个适当的界限；如何让我的女儿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又不让她们太看低自己的表妹；如何让她明白自己可不是真正的伯特伦小姐，又不令她心里太难受，这些可真是棘手。我是真希望她们能成为好朋友，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在她面前有些许的傲慢，但她们毕竟高低有别。她们的身份、财产、权利和前途是不会一样的。这可真不好处理，你一定要帮我们尽力选个最公正的方式来办这个事情。”

诺里斯太太自然是愿意帮忙的，尽管她完全同意他所说的，这是很难处理好的一件事情，也给他打气，让他觉得这事儿肯定能够轻松地办好。

大家都肯定能想到，诺里斯太太给她妹妹的信是不会没用的。普莱斯太太只是很惊讶既然她有那么多不错的男孩儿，他们为什么会选了个女孩子；但依然是千恩万谢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并一再保证她这个女儿性情温顺脾气也好，相信他们肯定不会有理由不要她的。她还提到这孩子可能有些瘦小纤弱，但是满怀希望地认为她换个环境之后就会大大地好起来。可怜的女人啊，她只怕是觉得她的孩子们都应该换一下环境呢！

第二章

小姑娘经过长途旅行，终于安全地抵达了北安普敦，受到诺里斯太太的迎接。诺里斯太太一想到自己最先去迎接她，又带着她跟大家见了面，还让大家对她多多关照，心里颇为得意。

范妮·普莱斯这时才刚刚十岁，初来乍到的她虽然没让大家觉得她有多少怜人之处，但至少不令人讨厌。她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小，脸上没有光彩，眉眼也没有出众的地方，又极其胆小羞怯，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她的行为举止尽管笨拙，但并不粗俗，声音还很甜美，说起话来，脸上就显出些动人的光彩来。托马斯爵士和伯特伦夫人热情地接待了她。托马斯爵士见她特别需要鼓励，就尽量地待她和蔼，可他平素严谨惯了，这一下要改还真挺难为他的。而伯特伦夫人却不消费劲儿，只用说他十分之一的話，单就温和亲切地一笑，立刻就让小姑娘觉得她比较容易亲近。

四个孩子都在家，见她时也很得体，待她和气又不拘谨，至少两个男孩子是这样。他们分别十七和十六，个头也比同龄人要高，在小表妹的眼里，他们俨然已经是成熟的男子汉了。两位小姐年龄毕竟较小，父亲对她们早已嘱咐在先，心里难免忐忑，所以不如两个哥哥那般大方得体。不过，她们到底是习惯与朋友交流，褒扬的话又听得多了，所以不大会有天生的羞怯。何况看到小表妹如此缺乏自信，她们又有了信心，把小表妹从样貌到衣着好好地打量了一番。

这四个孩子真是出类拔萃，儿子们生得相貌堂堂，女儿们又那样美

丽动人，个个都发育良好，比同龄的孩子要长得高。从外表上就把他们的小表妹给比了下去，而所受教育的不同使他们的谈吐更令小表妹相形见绌。绝对不会有人能想到表姐妹的年龄差距是如此之小。事实上，小女儿朱莉娅·伯特伦只比范妮大两岁，只有12岁，而大女儿玛丽亚也才12岁。这位小来访者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她害怕大家，又自惭形秽，还惦记着刚刚离开的家，眼睛也不晓得往哪里看好，不敢大声说话，连哭也不敢哭。从在北安普敦见到范妮，诺里斯太太就不停地说她有多么幸运，应该如何感恩戴德，在恩人面前好好表现。此时她一想到自己表现得如此悲伤正是忘恩负义的表现，就更加难以抑制心里的伤感。同时长途旅行的困顿很快也扰乱了她的情绪。不管是托马斯爵士好心好意地迁就她，还是诺里斯太太喋喋不休地预言她会是个好姑娘，都不能让她兴致高起来。伯特伦夫人和蔼地微笑着让她跟自己和卷毛狗坐在沙发上，也没让她乐起来。就算看到草莓馅饼，她依然愁眉不展。还没吃上两口馅饼，她的眼泪就又涌了出来。这个时候安慰她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让她去睡觉，于是她就给送到床上去“一觉解千愁”了。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范妮走开之后，诺里斯太太说，“我们一块来的时候，我跟她说了那么多，我总以为她会乖巧懂事。我一直跟她说这第一印象很重要。但愿她不要就是这样的性情——她那可怜的妈妈脾气可很大。不过对这样个小孩子，我们自然会包容得多。我想，她为离开家而感到难过也没什么不对的；就算那里再不好，总也是她的家。她现在是还没弄明白自己换到好了太多的一个环境，不过以后会好起来的。”

然而范妮适应曼斯菲尔徳庄园这个新奇的地方，习惯离开家人的生活，所花的时间远比诺里斯太太所能容许的时间要长。她感情纤细敏感，没人能够理解，也就无法好好地安慰她。谁也没想对她不好，可是谁也不愿多花心思去关照她。

第二天，伯特伦家两位小姐放了假，好让她们能有闲暇与小表妹亲

近，陪她开开心，可双方并没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她们发现她只有两条腰带，又不会法语，就难免有些瞧不起她。她们给她表演了自己非常拿手的二重奏，发现她没有太多表示，就装大方的样子把自己最不喜欢的玩具送给她，留下她自己玩儿；而她们却去进行时下最受欢迎的假日活动——做假花，其实只是浪费金纸而已。

范妮不管跟表姐们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也不管是在教室、客厅还是灌木林里，都是孤零零一个人，对任何人、到任何地方，总有些怯生生的。伯特伦夫人的寡言少语让她沮丧，托马斯爵士的威严又让她不由得害怕，而诺里斯太太喋喋不休的劝诫更让她诚惶诚恐。两位表姐谈论她的身材让她苦恼，注意她的羞怯更让她难堪。李小姐对她学识上的无知深感惊异，而女仆们则讥笑她衣着寒酸。她天天承受着这些折磨，再一想到以前在家里作为玩伴、导师和保姆，在兄弟姐妹眼里是那么重要，她那纤小的心灵就更加沉浸到痛苦中了。

庄园的庄严宏大只让她惊异，却不能使她得到慰藉。每个房间对她来说都太大，呆在里面她不能不觉得紧张。走路的时候不管碰到什么，她都觉得会把东西碰坏，因此一直蹑手蹑脚、担惊受怕。躲回自己的房间去抹眼泪对她来说是常事儿。晚上她离开客厅之后，大家都说她似乎如之前所预料的那样，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了多大的好运；而事实却是她噙着眼泪入睡，才能结束一天的悲哀。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没人能从她那娴静顺从的举止中，看出她内里的伤心。直到有一天早上，她的二表哥埃德蒙发现她坐在阁楼楼梯上抽泣。

“我亲爱的小表妹，”他那善良的天性让他温和的问道，“你这是怎么了？”她吓了一跳，于是他在她身边坐下，费了很大的劲才让她不再难为情，还劝得她说出哭鼻子的缘由来。“你生病了？有人跟你生气了？你跟玛丽亚和朱莉娅拌嘴了？课堂里遇到弄不懂的题目了？总之，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得到，我都会去为你办好。”问了半天，她只是一再回答“没，没，没有的，没，谢谢。”但他不肯就此不管，依然

问她为什么要哭。他刚一问到是不是因为离开家人时，她就越发哭得难过。明白了小表妹难过的缘由，他就尽量安慰她。

“亲爱的小范妮，你为离开妈妈而难过，”他说，“这说明你是个好姑娘，但是你必须记住你现在是跟爱你、一心想让你快乐的亲戚朋友们住在一块儿。我们去庄园里散散步吧，边走你可以边跟我聊聊你的兄弟姐妹。”

经过一番谈话，他发现，虽然她跟其他弟弟妹妹们也是相亲相爱的，可有一个最让她牵挂。她谈得最多的、心里最想见到的，正是她的哥哥威廉。长子威廉比她大一岁，是她形影不离的伙伴、最亲密的朋友。他很受母亲宠爱，每次她惹了事，都是他这个哥哥维护她。“威廉舍不得让我走，他说会很很想很想我。”“威廉会给你写信的，我敢肯定。”“是的，他是这样说的，但他让我先给他写。”“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笔呢？”她垂下头，吞吞吐吐，“我也不晓得。我没有信纸。”

“如果你是为这事儿犯愁，那我给你拿纸和文具来，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写都行。给威廉写信会让你快乐吗？”

“是的，非常快乐。”

“既然这样，那还不快去？跟我去早餐厅，那儿什么都有；而且肯定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但是，表哥，信能送到邮局吗？”

“能，我可以保证，就跟别的信一起儿送到。还有，你姨父会盖上免费印，这样威廉就不用再交费了。”

“我姨父！”范妮重复道，一脸惊慌不安。

“是的，等你把信写好了，我就拿去给父亲盖印。”

范妮觉得这样未免唐突，可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们一起来到早餐厅，埃德蒙为她准备信纸，画上书写格，就像她亲哥哥一样体贴，甚至比亲哥哥做得还更无微不至。她写信的时候，他一直陪在一边，帮她削削铅笔，遇到她不会写的字就耐心教她。这些关心已经让她心怀感动，

而期间他对她哥哥流露的关切之情，更是让她高兴不已。她写完后，他不仅亲笔附上他对表弟威廉的关心，还随信寄去半个几尼。范妮当时的激动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不过她脸上的表情和几句朴实无华的言辞充分地表达出她内心的感激和高兴，这也让她表哥注意到原来这个小姑娘很乖巧可爱。他跟她谈了更多，从她的言谈中，确信她有一颗真挚的心灵，热切地盼望做个好孩子。他还明白，由于她对自己的身份极度敏感，又生性害羞，大家应该给予她更多的关照和呵护。他以前不曾有意让她伤心难过，现在更认定她需要更多正面的关爱；因此首先要帮助她不再畏惧大家，特别是要多多劝她跟玛丽亚和朱莉娅一起玩，尽可能快乐起来。

从这一天开始，范妮的情绪好了很多。她觉得自己在这里有了一个新朋友，表哥埃德蒙待她的好意让她能快乐地与别人相处。庄园对她而言不再陌生，这里的人在她眼里也不那么可怕。尽管对有些人她没法完全不害怕，起码她开始慢慢了解他们，知道怎么去顺从他们。她身上的土里土气、笨手笨脚开始时既让大家难以接受，又让她觉得难堪出丑，慢慢逐渐消失。她对姨父的害怕也没有起初那么厉害，听到诺里斯太太的声音也不再会让她心惊肉跳。两位表姐有时候也愿意让她跟着一起玩。尽管她年龄太小、身子骨也弱，没法成为表姐们的忠实玩伴，不过她们总有些游戏需要她来凑趣，特别是她性情和顺，对她们不会有半点违拗。当姨母查问起她有什么缺点时，或是哥哥埃德蒙教导她们要好好待她时，她们也不得不承认，“范妮的脾气倒是真不错。”

埃德蒙始终对她很好；汤姆待她倒也还算好，除了会拿她开开心。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拿个十岁小孩儿逗逗闷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他那时刚刚踏进社会，充满了朝气，带有长子才有的自由气息，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消费和享福的。他对表妹的关心，正符合他的身份和权利：一边送她些漂亮可爱的礼物，一边又要嘲笑她。

眼看着她愁眉舒展，越来越有神采，托马斯爵士和诺里斯太太对